中共拿百姓當人肉盾牌

文｜林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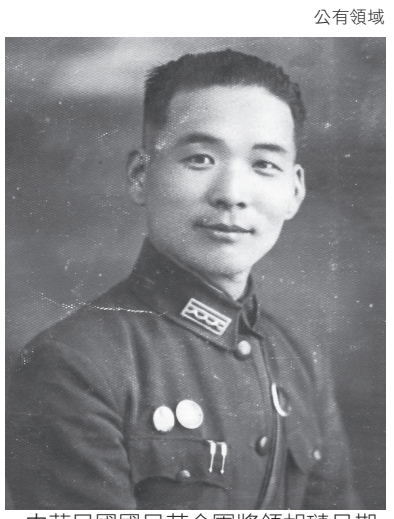
中共視人命為草芥，戰爭時驅使百姓為前鋒，四平、長春戰役是其代表。在孟良崮更利用了老人小孩，甚至把全身赤裸的婦女推到前線，讓國軍打不下手。手段毫無人性，令人髮指。

很多年前，聽一個朋友的父親說過，當年中共軍隊之所以攻下四平，靠的就是「驅迫大量無辜平民當炮灰的戰術」，即讓平民百姓走在隊伍前面。國民黨軍人打到最後，再也不忍向百姓開槍，只有撤退。當時，聽的我如五雷轟頂，似信非信，難道一貫標榜自己「偉光正」的中共竟能幹出如此喪盡天良之事？若干年後，我來到了國外，抽空查閱了相關資料，才知道老人所言不虛。

台灣立法院長回憶四平慘劇

出生在東北後去台灣的立法院院長梁肅戎，生前曾撰寫了一本書《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書的第三章就提到了四平之戰。他寫道：「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最後四平淪陷日有的說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則說是三月十五日，我則清楚的記得是黃曆二月二日『龍抬頭』當天。」

公有領域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將領胡璉早期身穿軍服的歷史肖像。

「共軍為甚麼能發動人海戰術？以我家鄉為例，我家鄉離四平五十華里，當時共產黨到地方上，首先開群眾大會，把地主、士紳公然處決，然後威脅這些老百姓說：『你們把國民黨的地主、士紳處決了，將來國民黨回來，你們也沒命了。』」是以，無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著共產黨跑，也因而被共產黨送到前線當炮灰。

作家馬森的證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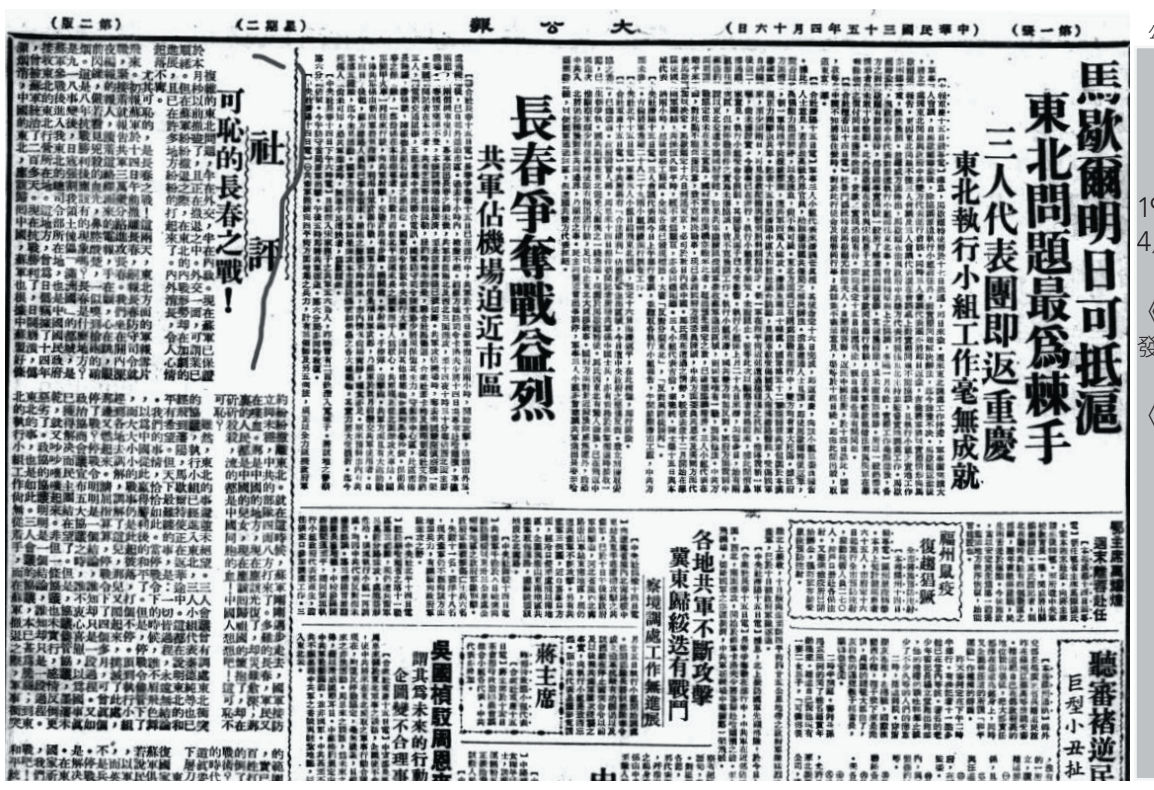
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中也如此描述道：「那時最令我心驚的是，聽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軍攻城時走在軍人前頭的都是烏壓壓一片手無寸鐵的老弱農民，以至使守城的偽軍無法開槍，才讓解放軍輕易地爬上城來。」

旅美學者辛灝年 2005 年澳洲巡迴演講中曾提到他從一名濟南軍區中共退役軍官那裡聽來的故事，故事揭示的是中共為何在山東孟良崮戰役中贏下了國民黨王牌師七十四師。

孟良崮中共用老人婦幼當先鋒

當時，中共軍隊向孟良崮的山坡發起了第一次衝鋒，國民黨士兵射出子彈後，才倏然一驚，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頭老太太（地主富農反革命）。

國軍遂停止了射擊。隨後中共發起了第二次衝鋒，這次打頭陣上來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國軍只好又把槍放下去了，中共軍隊藉機上衝，被國軍打敗。



公有領域

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

第三次衝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單，國軍正要開槍時，白被單沒有了，全是赤裸身體的青年婦女（地主富農的女兒媳婦們）。

國軍把槍一扔，這仗可怎麼打啊？！此役，抗戰英雄、師長張靈甫自殺殉國，在他面前，中共將領不感到羞愧嗎？不過，這種把地主富農及其家屬送上前線作為炮灰的方法並非是中共首創，列寧在 1920 年到 1921 年的「察里津戰鬥」中就是用的此法。由此看來，共產黨的邪惡是一脈相承的。

《大公報》揭露長春戰役真相

此外，國民黨將軍胡璉亦曾與朋友何家驊談到過中共的「人海戰術」。他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看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手榴彈來衝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眼見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這時共軍正規軍就上來了。」「我知道人海戰術，但我們能用嗎？我們寧可認輸。」另有網上披露，淮海戰役中，中共同樣使用了「驅迫大量無辜平民當炮灰的戰術」。

對於中共軍隊的惡行，1946 年 4 月 16 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可恥的長春之戰〉的社評，作者是知名報人、大公報主編王雲生。他在文章中痛斥中共軍隊：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驅市人為戰，縱使勝了，又有甚麼面子？難道真要把全國同胞犧牲了二萬萬以爭勝負嗎？請快軟軟心腸放下屠刀吧！

《大公報》報導一向以公正據實著稱，是當時批評國民政府最猛烈的報紙，也是唯一不稱中共為「匪」的報紙，甚至還發表過讚揚中共的文章。然而，就是這樣一份報紙，亦對中共用老人婦幼當先鋒的作為不恥，可見中共驅使百姓當炮灰之事並非空穴來風。

中共視無辜平民如草芥

將無辜平民視如草芥，這該是怎樣一個喪盡天良的政治利益集團？！或許在中共看來，只要能取得勝利，犧牲多少平民百姓都是值得的。唯一讓我有些納罕的是，這樣的命令究竟是誰下的呢？

我也更想知道，中共一再吹噓的那些指揮孟良崮戰役和淮海戰役的將軍們，如粟裕、陳毅、劉伯承、鄧小平、譚震林，他們的內心可曾為這樣的命令、這樣的戰術而惴惴不安過？難道中共的軍隊只會運用如此卑鄙的戰術？

顯而易見，中共既然能做出如此喪盡天良之事，其以後的殘暴也就毫不奇怪了。是以，中國人想在中共的統治下獲得人應有的尊嚴、自由，只能是痴人說夢。

筆墨簡練 意境深遠：倪瓚〈江亭山色〉

文｜韓雨薇

〈江亭山色〉是倪瓚為贈友人煥伯而作的文人畫，構圖巧妙運用留白與枝幹的蕭疏，令觀者感受到秋林的蕭瑟與幽遠的意境。

空靈澹泊 意境深遠

倪瓚（公元 1301 ～ 1374 年），擅畫山水、墨竹，墨跡清麗，與黃公望、吳鎮、王蒙並稱為「元代四大家」，也是元代南宗山水畫的代表畫家，其作品以紙本水墨為主，間用淡色。

〈江亭山色〉是倪瓚晚年的作品，他以簡練的筆法勾勒出江南山水的靜寂氣息，筆墨疏淡、構圖清逸。

該圖自 20 世紀中期以來屢經出版、展覽，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倪瓚真跡，整幅畫分三個部份。

前景部份，畫家以簡筆勾出坡石和幾棵姿態蕭疏的樹木，枝幹細挺，並以斷續點筆寫葉，呈現出清瘦而疏朗的氣息，其後錯落著一座無人的空亭，象徵他飄泊隱逸的心境。

中段部份，以大片留白的湖水來表現，不加過多的筆墨，象徵遼闊的水域，營造出空靈、淡泊，且水天一色的空間感。

公有領域



元代張雨題〈倪瓚像〉

遠景部份，描繪數疊平緩而秀潤的遠山，與近景的岸渚相互呼應，使畫面由近及遠，層次分明而蜿蜒不絕。

這幅畫是倪瓚的典型構圖「一河兩岸」——近景有幾棵枯樹、一座空亭，中景則是大片空白的水面，遠景是淡淡的山影，就這樣，再無其他。沒有人、沒有舟、沒有飛鳥、沒有炊煙，亭子裡是空的，路徑通向虛無，象徵著文人的孤高、對現實隱逸的孤寂心境。

逸筆草草 不求形似

想要看懂倪瓚的畫，首先得先瞭解他在中國繪畫史上所處的位置。

元代以前的山水畫，強調對自然世界的細緻觀察與寫實刻畫，追求「形似」與自然景物的眞實感，像五代的荊浩、關仝，北宋的范寬、郭熙，南宋的馬遠、夏圭，雖然風格南北各異，但基本上都還是在「畫出一個自然世界」。

到元代，趙孟頫提出「書畫同源」，主張復古，把書法的筆意引入繪畫，這是轉變的開始；倪瓚則是這個轉變的終點——山水畫由「再現自然」轉向「表現心境」，「形似」幾乎已看不見了。

倪瓚就是處於繪畫史上這個非常特殊的位置上，他用簡練的筆法，極淡的墨色，作畫時不拘泥於繁瑣的工筆與細節，不刻意追求物象外貌的逼眞寫實，而是重視主觀意興與心中逸氣的抒發。

倪瓚曾在自己的畫作上寫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

台北故宮博物院



▲ 元代倪瓚繪〈江亭山色〉







